





第一三五六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續文章正宗

宋 眞德秀原本
明 倪登重編……一
明 胡松增訂

天台前集

宋 李庚原本
宋 林師咸等增修……四〇九
宋 林表民

續前集別編

赤城集

宋 林表民編……六一五

妙絕古今

宋 湯漢編……七八三

唐僧弘秀集

宋 李韓編……八六一

衆妙集

宋 趙師秀編……九二五

卷一三五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續文章正宗
目錄
卷二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助教臣常衡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滿庭筠

謄錄監生臣王增聞

欽定四庫全書

續文章正宗目錄

卷一

論理上

卷二

論理下

卷三

叙事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叙事二

卷五

叙事三

卷六

叙事四

卷七

叙事五

續文章正宗
目錄

卷八

叙事六

卷九

叙事七

卷十

叙事八

卷十一

叙事九

欽定四庫全書

續文獻通考
目錄

二

卷十二

叙事十

卷十三

叙事十一

卷十四

叙事十二

卷十五

叙事十三

卷十六

叙事十四

卷十七

論事一

卷十八

論事二

卷十九

論事三

欽定四庫全書

續文獻通考
目錄

三

卷二十

論事四

宋

真德秀 原本

倪澄重編

明胡松增訂

論理

本論上

歐陽修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

欽定四庫全書

續文獻通考
卷一

1

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

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

此其受惠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

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

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

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

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

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日

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一作笙匏俎豆以悅其耳目

笙一
作

飽俎豆以悅其耳

欽定四庫全書

續文獻正統
卷一

15

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
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
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
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一有者字也故凡
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
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
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
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

者一有字

也故凡

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

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情嗚呼何其備也益一有亮

三代之

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

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

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詠則從

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

無非仁義禮字一有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

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

及周之衰泰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

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

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

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

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

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佞其良者泯然

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

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一無此方鼓其

雄誕之說而牽一作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四庫全書

三

公大人往往倡而毆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

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艱然而怒曰佛何

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一無何

之甚也夫千歲之患偏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

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

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

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

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字

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

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

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

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一無此字則義形

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佗焉

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

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

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執也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四庫全書

四

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為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論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

欽定四庫全書

歸文亭正字

五

嘗見聞今將就於眾曰禁汝之佛而為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繇之治水也鄭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一有具害二字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沒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

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一作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鄆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為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為爾

欽定四庫全書

歸文亭正字

六

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沒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為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為俑者不仁蓋歎乎殯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為佛者不猶甚

於作備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為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

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

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

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

為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

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

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

之作本論

按公荅李謝書云前辱示書及性論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許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具說修惡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嘗為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

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實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難出於諸儒之說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說然其大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其言而及焉非為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十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成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

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惡但成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修少

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

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

能至者矣以子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

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知聖人所以教人

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

汲者學之行之或末至其一二而好為性說以窮聖賢

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就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以空言一作大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一作者問曰性果不足學乎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不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小人而為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為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

是也治道失人斯為惡矣書曰股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為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畧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遇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揚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為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之惡者一日不教則失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子以為推一而一之則說說者可以息矣修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愚謂公以世人之歸佛

欽定四庫全書

禮文庫正統

九

易或問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蘊

一作數

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大

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焉

此一無此字

也易者文王之作也其

書則六

此一無此字

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

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

一作卜筮

之一

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曰得其大者可以

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後知學

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說畧見於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謂一作為卦文起於奇耦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

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

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竄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

後世用以占

一作卜

筮孔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

於後世而易專為筮占

一作卜筮

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

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

欽定四庫全書

禮文庫正統

十

萬物之大以為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

而矯世失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

之淪于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

見矣夫六文之文占辭也

一作有文王之作也五字

大衍之數占法

也自

一作皆

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

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解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

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占

一作卜筮

猶見非於孔子況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見文

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為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為古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此一無耳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繆得以粗備傳一作於今者宣一有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俛俛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

欽定四庫全書

經文正統

十二

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為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一作訖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一作語盛衰治亂美刺之由

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為改易者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一作已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一作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歷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具

欽定四庫全書

經文正統

十三

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幽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幽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

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畧考春秋史記
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
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
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
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
論正予宜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
二百七一本注云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
予取孔損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為之注自
周公已下即增損達乙改正者三八百八十三而鄭
氏之譜復完一有
矣字

欽定四庫全書

禮文卷正字

春秋論一

事有不達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
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
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
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
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
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

欽定四庫全書

禮文卷正字

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氏一本氏
作卯明三子者博學
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
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
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
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
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
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
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
三子信為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
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
學者不從孔子信為弑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嘗藥其捨
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
言而一無
此字新奇多一作
有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
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
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
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

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為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

欽定四庫全書

續文獻通考

十五

人而感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為之辨

春秋論二

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

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眾君誣以為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踈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

欽定四庫全書

續文獻通考

十五

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己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別嫌明微繁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中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

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與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褒貶且公之為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

一作實

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善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欽定四庫全書

錢文章正公

十七

春秋論三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

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此字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

錢文章正公

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

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

欽定四庫全書

禮文彙正卷一

五

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為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

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為復見於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于

欽定四庫全書

禮文彙正卷一

五

經者畧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送王陶序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一作元明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

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九為姤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為德君子之常用也底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也一有也字過泰之三而四為大壯一本五為夬

一本壯者壯也夫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畫卦壯者壯也夫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

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一作以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

而一陰陰不足為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夬然則君

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不可去

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誦也聖人於

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貞其象

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夫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

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

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夫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一作宜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三字一作夫君子少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此字一無自一作信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為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夫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以此見三字一作

此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一作若于彖象而又常深戒

於其初鳴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

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一有修述

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一作望之嘗此字一無以其名望之二字一無來請字曰

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為之字曰表民而

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為民信事

行而為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一作皆有也